

民国往事中的东 北颜值最高文武双全拥有 佛缘名字慈灯出身社会底层 用笔尖抗争疾呼的男神他把目光

聚焦于揭露社会

深层穷苦弱小百姓和傀儡军队等真实的惨相与阴暗无情腐败贪婪充满尔虞我诈的混

沌世界里以暗讽隐晦的手法大量书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以及鼓

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中生活在殖民统治下水深火热中被欺压

受苦受难却不甘亡国的穷苦百姓发出的呐喊控诉和愤争中的文章看似他远离政治却

与时事从未脱离的现实主义勾勒的笔触都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消解和形式上与独裁

统治者对抗下的作品虽然短小精悍往往只写一个人物或一件小事聚焦生活的小片

段犹如挂在日本侵华罪恶史墙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有一副苦难而扭曲的面孔在诉说现

实的苦难里反映出最痛苦最挣扎最屈辱最无尊严最令人心碎最激发人们抗争呐喊和

最展示人性强大与弱点彷徨与深思的矛盾心理涵盖了勾心斗角的小职员精打细算的

家庭妇女赤膊的脚夫奔跑街头的人力车夫争斗打拼的码头工人受人白眼的茶馆仆役

奸诈势利的当铺掌柜低俗可悲的街头妓女贪图小利的食肆小二嘶哑叫卖的报童泼皮

无赖的流氓打家劫舍的强盗欺压百姓的军阀勾结胡子的地主等社会下最底层最草根

最可怜最屈辱最色厉内荏却无可奈何但又热爱生活的各类人群和最腐败最贪婪最无

趣最好诈最卑躬屈膝和昧着良心背叛生活的那些人的故事令他的作品有血有肉有哭

有笑更多是他的草民经历眼见所闻切身感受和观察到的社会众生相使这位东北沦陷

期的传奇人物由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百姓作家转变为受东北左联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

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改名夏园在对敌斗争中还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他出身贫寒一生

传奇做过苦工服务过傀儡军队参加过抗联当过地下党站过讲台做过中央领导秘书下放

过农村

1930年至1945年15年间作

品竟达千万字讲述着伪满

洲国那片地域那个时空

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夏园

杨慈灯

著

卷三 百姓故事（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三年三

目 录



人们最欢喜的事情 / 001

一个青年的生活（残篇） / 006

A、R几行字 / 047

金四老婆 / 050

迟 / 053

洗脸盆架 / 056

鬍健的笔记 / 059

故事 / 067

给智兄 / 070

范四爷 / 072

侮辱 / 075

理发铺中 / 079

挑水 / 082

两种痛苦 / 085

脚踏车和手表 / 087

罚金 / 090

冷 / 093

离 斗 / 095

片段的回忆 / 097

爱音乐的小孩子 / 103

闲话 / 106

狼 / 109

吃饭与穿衣 / 111

回家 / 114

稟性 / 117

护小头 / 120

坟旁 / 124

壶的呻吟 / 127

盐鱼 / 129

幸福 / 131

祖母的生平 / 136

给外甥 / 138

给关君 / 139

给弟弟（一） / 141

给弟弟（二） / 142

给作之 / 144

给妹妹（一） / 145

给妹妹（二） / 147

给妹妹（三） / 149

给姐姐和妹妹 / 151

给成桑 / 154

给夏修人（一） / 156

给夏修人（二） / 158

劳动与艺术 / 160

可纪念的信 / 161

给范传书（一） / 163

给范传书（二） / 165

给冯桑 / 166

海边上的趣剧 / 169

垃圾堆里的初恋 / 171

真的伙伴 / 177

喝醉酒以后 / 182

雨夜 / 185

假爱 / 188

天亮之前 / 190

一篇散文 / 194

卖萝卜的 / 196
卖艺的人 / 198
诗与天才 / 200
海上的雾 / 203
送别 / 208
火豆君的饥饿 / 210
复郝君的信 / 214
歪戴帽的人 / 216
韩先生 / 218
结婚 / 230
梦 / 233
旅馆的一夜 / 235
妓女的来信 / 237
沈阳城里问卜 / 240
茶房日记 / 242
虐待 / 251
人心 / 255
父子夜话 / 257
典当 / 259
泣 / 261

短笺 / 263

烦闷 / 265

我的朋友 / 267

一缕白烟 / 269

雪夜 / 271

烧狐狸的故事 / 275

疯狗的眼珠 / 277

病 / 279

给溪岩伉俪 / 281

给超 / 285

给M / 288

给黎 / 290

老师的教训：献给偏爱本刊的小读者 / 292

坟土 / 297

好地方 / 304

力量在我们手 / 309

寻求 / 316

不能成功的婚姻 / 324

街头上的朋友 / 332

失业的人 / 338

脾气大的人 / 343

张安的失望 / 350

天使 / 357

从小 / 359

离家 / 363

病中记 / 367

到佳木斯 / 370

驴上支日记 / 374

妻和情人 / 397

住院 / 419

阿Q再起 / 421

穷小子漂流记 / 423

报童李光石的故事 / 430

擦皮鞋的王小肚 / 438

走过派出所的时候 / 440

星期日——堕落 / 443

人们最欢喜的事情

从前，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出了一个问题叫大家伙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是：

“一点不要撒谎，讲出你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来！”凡是到他面前来回答的人，不论答得好坏都有赏钱，如果答得最好，中了他的心意，就重重给赏。因为这问题容易，所以应答的人很多——第一个应答的是个老婆子，她说：“有学问的先生，我是来应答你的问题的，我有一个儿子——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今年二十岁，他爸爸在他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守寡把他养大，这些年来，我所受的苦处，真是说也说不尽，满希望他长大成人好好孝敬我，也算不辜负我这些年的苦心，谁知道这小子他学坏了！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做事，他以前在邮政局送信，因为不尽职人家辞掉了他，赚几个钱也全花光了，他迷上了一个窑子姑娘，宁肯不吃不穿，就是冻死饿死，窑子不能不去。我真恨那些窑子，她们怎不都赶快死掉呢？我想，如果取消窑子这种职业，我的儿子一定会学好，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是我的儿子再不去逛窑子……”这个老婆子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二个是妓女。她说：“您的问题，我能够一点不撒谎的讲出来。我从小家境非常寒苦，吃了早饭不知晚饭在哪里。后来，我们县里闹旱灾，没有法生活，就漂泊到都市，可是到都市生活更艰难，没有法子，爸爸和妈妈就把我卖

了，卖了五十块钱，那一年我是十三岁，养活我的是一个唱大鼓书的，起初买我说是收我当徒弟，可是才过了一个月，他把我卖进窑子里，卖了二百块钱！从此我就在窑子里混事一直到如今，头一二年，我的客人很不少，现在不知怎么，客人渐渐少了，我的年纪大了不消说，是个最大的原因，其次，市面非常萧条，钱紧，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接不着客，掌柜就生气，他恶狠狠的咒骂真叫人伤心，所以，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是多多有些客人慷慨地照顾我，这是实话，先生，给我赏钱吧！”这个妓女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三个是一个少妇。她说：“我的八字很不好，嫁人不到一年，丈夫就死了，我又改嫁一个人，这个人铁匠，很勤俭，很耐劳，待我非常好，我很喜欢他，满意他，说实在话，他比从前那个短命鬼好多了！谁想到，也不知是活该如此，还是我的命不济，这个人一病就是半年，不能起身，花钱，买药，医生请了无数，病总不见好，如今，病势很重，有些人在背地里说这是我的命硬，非把丈夫克死不可，我真忧愁，这些日子连饭也吃不下，如果他真的死了，谁还娶我这个女人呢？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是他的病势转危为安，赶快地好起来，我便快乐了！”这个少妇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四个是木匠，他开了一个店铺。他说：“我家里的人口很多，老父亲，老母亲，老婆，七个孩子，还有五个伙计，一顿饭少说得做两大桶，有时候还不够。我这店铺的生意很坏，做成的木器很难卖出去，近来木料涨价，因此买木器的人很少，如果老是这么弄下去，店铺非关门不可，这么一来可真苦了我，因为我有许多亏空，单是木厂就欠下四百多，这些大批的木料全做了棺材——卖棺材比较能多赚几个钱，可是卖不出去呢！现在倘若能卖出去三两口棺材，我的难关就容易打开了，所以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就是多死人，因为不死人，谁买棺材呀……”这个木匠铺掌柜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五个是女学生。她说：“我的家庭很好，但爸爸妈妈的脑筋非常顽固，自由恋爱这种高尚的事情，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说什么给家门丢了脸现了丑，因为抱着这种陈腐的该死的观念，他们对我的行动总是严厉地约束着，这真讨厌极了，其实这还不算哪！一个月以前，他们竟忙着给我商量婚事了！先生你也知

道，没有恋爱的结婚本是人间最大的悲剧，我哪能从他们这个错误的圈套，可是我又不能反抗他们，因为，一来缺少实行的勇气，遗传的忍耐性也苦了我，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是婚姻绝对自由……”这个女学生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六个是年轻的妇人。她说：“我的丈夫开表店，修理钟表，兼着卖钟表眼镜和这上面的附属品，资本虽然不大，可是一天也能进个十多块钱。我有一个儿子，在师范学校读书，还有一年就毕业。还有两个姑娘，一个七岁，一个五岁，都能说会道。我的儿子已经订了媳妇，是个很不错的人家的姑娘，去年春天我就想娶过来，我一个人在家里，守着两个女儿，儿子还远远在外，丈夫成天不在家，实在寂寞，如果儿媳妇一进来，给我做个伴，做点儿零碎活计该多么好呢？再说，娶过来也算完了这份心事，可是去年春天写信问儿子，他说功课忙，请不到假，到秋天写信问他还是那个答法，放寒假回来我一定要给他娶，他不愿意，他说毕了业结婚最好，当时我不理他，问了一肚子气，今年春天又写信问他，你猜怎么样？他写了好几大篇回信，说什么，婚姻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由父母包办。这……这像什么话呀！真把我气得够受，叫他爸爸写封信把他骂一顿，告诉他说，如果不娶，书也不要读了。他回信说，如果不让他自由订婚，便永远不回家，情愿死在外边。得了这封信，我气得想哭！两顿没有吃饭。我自己生养的儿子，我不爱么？娶媳妇也是为了他好，为了全家好，他不体恤我的心，这东西，他把书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就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听说听道的，别像别的孩子那么胡闹，赶紧回家娶媳妇，不辜负我疼他的一片心意……”这个妇人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走了。

第七个是花子老板，他说：“从前，我本来是太太平平的乡间种地人，那一次水灾把我毁了，一家老小全在半夜里淹死，逃出我这么个人又无路可奔，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像狗一样在各处颠簸流离，因为饥饿也顾不得羞耻，不得不向人家哀求乞讨了！这样我便成了一个人们不欢喜的花子。所有的人——恐怕连你先生也在内——都是缺少慈悲，没有同情，非常贪婪，吝啬，凶狠的，连施舍一个铜板也觉着痛心，仿佛拿出一个铜板便因之会破产受穷一样，这种性格实

在是人类最大的羞耻。我并不希望能得什么，我不想成富翁——这也不可能——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是人们能慷慨一些，用不着我多开口就舍我一个铜板，这样一来，对于我就有很大的用处，而在他们却不算什么……”这个花子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走了。

第八个是收房租过活的胖子，他说：“我的房中全是穷人，因为我那三百多间房子都很简陋，有几个钱的人是白给住也不住的，但是这些穷人却很麻烦，总是不能到日子痛痛快快地打房租。这些房户有的是木匠，有的是码头搬运夫，而最多的是线厂工人，还有在铁路做工的，有的是穷教书的，有的是洋车夫，有的是没有职业也没有积存的小职员，他们都是厚脸皮，没有羞耻的东西，我一收房钱，总是听到一大篇的哀求或撒谎，有的太狡猾，我气极了就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赶他立刻搬家，我的房子不是白住的，如果都不给我房钱的话，我怎么能过活呢？我家里人口也不少，姑娘小子全都上学，一个人每月少说也得三十块钱零花，厨师、老妈子，全都要工钱，这个钱，那个钱，全都是从房租里出。一要房钱我就生一肚子气，真没有办法，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就是我的房户们都能够到日期准准成成一个铜板不少的打上房租……”这小子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九个是未成名的诗人。他说：“我的诗，别人看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诗虽然不能和大诗人拜伦、雪莱的诗相比，可是我确实相信，我的诗总可以说是诗的！但是报馆编辑不欢迎我，杂志编辑不欢迎我，印出一本诗集，半年也没有卖出去，因此书局老板再也不理我了，他说我的诗不值钱，不如别人做得好，这一切全是因为我没有名声，在文坛上，我没有地位，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我最欢喜的事情是能够赶快的在文坛上成名确立一个稳固的地位，那么我的诗的出路就不成问题了！”诗人领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十个是老总。他说：“我从十八岁入伍当兵，现在已经干了十年了，什么苦我没有受过？什么危险我没有遇见过？狂风下雪的大冷天我蹲在山顶上过夜，一连十天半月没有东西吃，只啃草叶来饱腹，子弹在头上脚下飞舞，炮弹在身前身后炸开，论功劳，也不算没有了，可是我的地位从来没有升过一回。我现在最

欢喜的事情是连任三级弄把刀戴戴，弄双马靴穿一穿，因为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多年来的愿望！”这个老总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去了。

第十一个是老年学者，并且是佛教徒。他说：“我们的祖先所教导我们的学说现在是怎么样的呢？一般年轻人，这些没有出息的子孙，他们连理也不理的先哲前贤的学说远远地抛开，连穿衣戴帽也模仿起外国的式样来——其实，外国的学说他们是一点儿也不懂的，只是明白了一些皮毛，把踢足球、打乒乓球当成一生唯一的事业去热心地干着，还在大摇大摆地横着身体走路，说滑冰赛跑是能够强国的，大吹大擂地喊口号。他们的胆量呢，还没有老鼠大，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偏说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为学的根本态度都不懂，佛教不信，去崇拜基督，后来怎么样，连上帝也不信了，全是盲从的，没有理解力，人家说往东去好，便东去矣！人家说往西走好，又往西走矣！谈何聪明，全是不要脸不要皮的畜类也！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便是此辈走入邪路的青年男女，急速回头，改邪归正，信仰佛教，昼夜钻研佛经，于是，天下可太平矣……”这位老学者也得了两元赏钱，欢欢喜喜地跑到鸦片零卖所过瘾去了。

第十二个！最后的一个！是说不上什么人的人。他悄悄地说：“怎么样你欢喜火吗？我现在最欢喜的事情就是火，这可不是洋火，也不是萤火、鬼火、烟火、炮火……这是燃烧全地球的一场大火，这火是一个大温暖呀！人类的心已经冰冷，必须赶紧烧起火来温暖他们，你也欢喜它么？不要赏钱，再见……”

这个人像影子一样，最高的赏金一万元他也不拿，一转身的工夫就不见了。

以后又来了许多人应答，全是和前面那些大愚人似的，没有意思，不值得一写，而且我也不愿写下去了。

（《泰东日报·零碎集》，署名：慈灯）

一个青年的生活（残篇）

——十年前的事情

在“包办酒席，应时小卖”的饭馆，薄薄的黄漆木板隔成的小屋里，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人。他的肘支撑在桌上，两手捧着脸，像睡熟了似的垂着头，一动也不动。八仙桌上罩的一张被油腻沾污了的白布，和他肮脏的蓝竹布长衫没有大差异，他的头发至少有两个半月不曾剪了，很像一个没有时间修饰自己的艺术家，可是在跑堂的眼里，这很显然是个穷光蛋，藏在桌子下面的两只脚，无论掩饰得怎样周到，仍然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双破旧不堪的坏皮鞋，卖给收破烂的勉强值三个铜板，不过左脚的鞋后跟露一个窟窿，三个铜板恐怕也不值呢！

摆在桌子的四周，除了他坐的不算外，一共是三条方凳，墙上钉两个铜帽挂，一个的外钩断了半截，都生锈了，在帽挂上方，有一张烟卷公司的广告牌，画的是两位服装很摩登的女郎，在月夜的树荫下闲坐，一位身穿粉红色旗袍，两条大腿儿交叠着，怀里抱着琵琶，玉指尖尖的微笑着在弹奏，弹的是《桃花江》吧？穿浅绿色旗袍的另一位手指间夹着香烟，弯着杨柳细腰伏在弹琵琶的身后，也是微笑着，表示生活上很满意的样子。在她们婀娜的姿影的背面，是美丽曲折的栏杆，皎洁的月光投射在平静的池面，在水中映出一个神秘的月影，夜大概深了？大地静悄悄的，微风吹拂，把从樱桃口里喷出来的烟卷的香味吹得四散，任凭你是英雄好汉，倘若嗅到这股香味，也怕你不得不醉醺醺的了！总之，这幅画

是处处表现着一个画家的天才和苦心描写，一张卖两角半钱是不算贵的……

可惜他饿得要命！无心仔细地欣赏，而且在画的右头贴了张红纸条，上写：现钱交易，概不赊账。很使他不高兴，屋顶上悬挂着的各色各样不同的万国旗，其中有一个撕碎了，也使他愁苦，他把脸从手心里拔出，摸一摸缺少秩序的头发，摸了一手尘土，他的脸庞还没有消瘦下去，眉毛下面闪着艰难的目光。

跑堂的进来，吓他一跳，他缩一缩肩头，对跑堂的说：“给我倒杯茶！”他的声音里含着怒气，但跑堂的对各种声音听惯了，连答应都没有就转身出去了。

隔壁，有几个男子和两三个女子在快乐的谈笑着，碗碟相触的清脆声和酒烟的恶气味，从板缝里传过来，他嗅到那饭菜香，引得肚肠咕噜咕噜直响，他恨不能跳过去把那些人赶出去，痛痛快快地吃个大饱，他实在饥饿得忍无可忍，他的肚子早已饿扁了啊！

他知道那女的是饭馆里的招待，当他进来的时候，她们曾探头望望他，只看一下他的衣服，就把油头粉面缩进去了。她们都是“站在时代尖端”的女性，有出人头地的狡猾的聪明，有丰富的虚荣的经验，善于观察，有对于各色人分析得十分正确的智慧，她们的眼光很锐利，会判断、推理，所以她们很了解在他身上是敲不出半分小费的。实际上确是如此，他的袋里只剩下最后的一角钱了，他两天没有吃一口东西，他不忍花去这一角钱，这一角是他卖去了所有的几本好书所得的钱，他花这样的钱有多么痛苦，但他走到这家饭馆门前时，饥饿逼得他一步也不能再忍耐了，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把这一角钱区分为两次，在街头买点零食充饥，却跑到这来一次就把一角钱牺牲。

和他接洽的就是刚进来的跑堂，这小子有一副狰狞的面孔，对穷富客人用不等的眼球看待，他没有好声气地问明白了他叫什么饭，便高叫一声：

“大碗面一个啊！”他满可以听得出这声叫是没有正经的，似乎叫一个大碗面是多余上这里叫一样，连一杯凉水都不给他，他记得顾客入席之后，应该有条手巾帕打上来，他现在正需要一条手巾擦擦脸，他四天没有洗脸了，觉得面皮紧巴巴的不好受，他为讨一杯茶恳请了四次，好不容易请到跑堂老爷驾临，但这跑堂的听说要茶一去就不复返，他忍耐着，坚毅地咬着牙齿，他等不得了，饥饿之

火在他心里燃烧起愤怒的气焰，他把桌子一拍，高声喊道：

“跑堂的！”回答他的是隔壁里开心的大笑，板壁格格振响。

一个人说：“干一杯！来，来，痛快点。”又一人说：“不行，不行，我，我快醉啦！”

另一个人说：“哪里？醉了不要紧，我送你回去，快喝！”一个女子娇滴滴地说道：“喝……一杯罢！”

这个女子说话把第一个字拉得很长，腔调很温柔以表示她的文明的思想，她的诚意、恳切，对待有钱的客人的忠心无贰。

接着就是水灌进喉里的努力吞下之声，又一阵噼啪的鼓掌，嬉笑，疯狂般地唱着。

盼望茶和饭的总不到，急得他眼睛冒火星，他用力地在桌上捶两下，这两下很有效力，门帘一揭，女招待进来了。她步履轻盈的，扭动着肥臀，涂得和妖精差不多的嘴唇，像吃了一个死孩子似的血红，足有二寸厚的粉，擦得脸雪白的，描着眉毛，她装作处女般害羞的情态问道：

“什么事？”“面！快去看看好了没有？”“什么面？”“我叫的面，大碗面……”

她转身去问了一问，事实上也不知是真问假问，她回来安慰着他：“就得，别着急。”她拖一张板凳坐下说：“你只一个人吗？不喝酒么？”

“不，不喝！”他懒得和她搭话，无奈英雄气短，而且他是读过四大部《世界文学读本》的人，不能和她一般见识，所以不耐烦这么哼了一声。“不叫菜么？”她整理着乱的发又问，他又哼一声！

“嗯！不……”“叫一半样菜吧！我替你想，海杂拌？炸对虾？烧海参？炒肉片？”“你还曾说些什么？”他心里想：你的本领只有说几种菜名罢了！

让我背一背给你听！“普希金，哥郭尔，阿克沙珂夫，屠格涅夫，奥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霍甫，高尔基……你懂么？小样？”

“我给你叫海杂拌怎样？”她看沉默不语，说着跑了出去，他来不及开口，她已经进来，坐下说：“要下雨了！”

“你叫了么？我不要！”“雨天没有地方去！正好这里吃点儿，你的头发怎不剪剪？”跑堂的端上大碗面，他狼吞虎咽地大块往嘴里夹，她很开心地鉴赏着他乞丐式的动作，他全不在意只顾大嚼，这时，他的希望，便是放在面前的珍宝，他张动着嘴巴，像饥饿的狗一样拼命地吃着，海杂拌也端上来了。他看了看，虽然食饱，却未敢下手，他没有看见她夹着给他送进饭碗里去，吃到嘴里才发觉，但咽至喉头又不能吐出来，不时地发着疲乏的因大嚼而劳苦的气喘，没有几分钟光阴，他吃光了，使他惊骇的是海杂拌缺少了许多！他觉悟了！恐慌了！踌躇了半天，啾啾地问她：

“多少钱？”她出去以后，狰狞着面孔进来。他又问：“多少钱？”“大碗面一角六，海杂拌五角，一共六角六。”“大碗面不是一角么？我记得是一角……”“不是！一角六，绝不会多算，先生！”他的袋里只有一角了，他掏了出来，放在桌头。

“我以为大碗面是一角了，我只有一角钱……怎么办？”跑堂的摇一摇脑袋，很不信任的神气，出去招呼另一个伙计进来，这伙计一进门就对他警告道：“我们这里是言不二价的，六角六的饭钱，只付一角，无论走遍天下也办不出这样事，请你照数付钱好了，没有什么说的……”“我没叫菜……”“什么话呢？你明明吃了菜怎么说没叫呢？”

门口围了一群看客，隔壁的少爷公子们也过来了，大家很有趣地研究这一幕喜剧的开场。

窘迫和苦恼袭击了他，他叫苦了！他踌躇着，说明理由，但他们全不相信，连女招待也不承认是她所做的坏事，他们异口同声地咬他是无赖、流氓，上天知道，他是无赖汉么？他的母亲怎样在他少年时代苦心教养他，她临死的时候还嘱咐他说：“要做一个好人！”他能忘记这些伟大的教训么，他就是饿死也不愿意当流氓的，但是他们竟无理地把“无赖”、“流氓”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他没有什么说的了，他情愿脱下长衫拿去典当付饭钱，他们赞成这样做，面孔狰狞的跑堂尾随着他，陪他去当。他在哈哈大笑之下走出饭馆，跑堂的紧紧地监视着他，像看守重罪的囚犯一样。